

他们忘了很多事,但不包括爱

李慧冰

一位朋友的父母得了阿尔茨海默病。父亲是重度患者,母亲则是在病情的初级阶段,记忆功能持续减退,尤其是近记忆功能。他们育有三个女儿,老大在外地生活安家,老二老三是双胞胎在上海,且都已各自成家。

老先生自从得病后,整日痴痴呆呆的,连自己生养的双胞胎女儿,也似乎完全遗忘。每当姐妹俩同时来看他的时候,他总是会露出很诧异的神情,也许他在纳闷,这世界上怎么会有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这是什么人呀?有时甚至会烦躁得直跺脚。打那以后,双胞胎女儿就开始尽量避免同时在爸

爸面前出现的概率,省得惹老先生光火。

女儿们也曾多次考虑把他送去养老院生活,但母亲就是不舍得,宁愿不辞辛劳地伺候老先生。有次,老太太在厨房煮饭,等她把饭菜端到房间时,老先生不见了!急得老太太老泪纵横,大声呼救,惊动了左邻右舍,帮着外出寻找,但就是不见踪影。大家一边通知家属,一边马上报警求助。当晚,想必老太太一定是彻夜未眠吧,也许她在努力搜索离她越来越远的记忆,设想老先生会去哪儿了呢?要知道她也是个轻度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啊!第二天早上,她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嘱咐

女儿立马去警局提供线索,她觉得老先生应该是去了无锡。警局调控了所有摄像,折腾了两天后,终于得到了回复。果不其然,老先生竟然真的从上海火车站出发去了无锡,一直在无锡火车站台里蹒跚踱步。无锡警方发现后,联系上海警方,确定就是他后,方由家人领回上海。旁人不解老先生为啥会去无锡?或许老太太心里最明白老头的心思,因为无锡是他们俩共同的籍贯。

出走事件后,老太太再也不放心老先生一人待在房间里了,想了好多种办法:把门反锁,用绳子把老先生的脚和吃饭桌子一起捆绑,等等,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老先生不愿意,经常拼命挣脱。后来,老太太想出了一个办法,每当她进厨房煮饭的时候,就用一根绳子,一头绑在老先生的腰部,另一头绑在她自己身上,中间留有三至五米的长度。老太太一边煮饭洗菜,一边和老头儿号称“玩拔河”——只要老先生一走远,老太太就扭动着本已瘦弱的身躯拼尽全力,把老头儿连拖带哄地拉回来。老头长得胖乎乎的,身材也比较高大,不知老太太哪来的力气。或许,应该说是勇气吧!每天,把老先生逗得乐乐呵呵的,就这样,再也不用担心老先生“离家出走”了。把老头和吃饭桌子绑一起,他会觉得烦躁与不安;然而,与老太太绑一起,他会觉得好玩,是游戏——这是人生即将终末的一场爱的游戏,爱的“捆绑”!

参加档案局“老照片看变迁,寻记忆奔小康”活动,不禁想起《工作手册》中一则走访宝山县石皮街某号王家的工作记录,当年的那条石皮街却一下子浮现在眼前。

那时我在吴淞区检察院工作。有天上,科里的内勤小杨给我一封经检察长批阅的群众来信让我处理。我接手一看,寄信地址是“宝山县‘破街’某号王某”。我疑惑:什么街不能叫,叫个“破街”?当即查阅了吴淞区和宝山县地名路名资料,可就是找不到“破街”。于是请教老科长。他将白发沉吟片刻说:“宝山县有一条老街叫石皮街。可能是写信人把‘石’和‘皮’写得太近了,就变成了‘破街’了。”我又请派出所的同志确认了一下,果然,寄信人正是“石皮街某号王某”。

当日下午,我和小杨冒着烈日步行前去。我本猜想,既然是县城的一条老街,那肯定是繁华热闹的,然而,当我们走到那里,眼前的景象令我几乎脱口而出:这明明就是一条“破街”嘛。



得闲时,老太太还会和老先生一起在家玩“盘野猫猫”,北方话就是捉迷藏的意思。日子一天一天地在老夫夫妇的“拔河”与“盘野猫猫”中过去了。然而,好景不长,老先生的病情日益加重,已无法起床。此时,双胞胎女儿开始每天轮流来陪护,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但是,有一件事老太太始终放心不下,执意要自己每天亲手做饭给老头儿吃,一日三餐,从不忘记。

喂了大半年后,老先生撒手人寰。

数月后,老太太的病情也急转而下,讲话开始前言不搭后语,神思恍惚,生活无法自理。但令人难

这条不足百米的街面是用鹅卵石铺就的弹路路。除了一家店面陈旧只露出半扇橱窗的“曙光”照相馆外,再也见不到别的商店了。两侧都是低矮拥挤又破旧的房屋,当地人也叫“棚户区”。偶尔有几间二层楼房,也是破旧不堪。整条街极其狭窄,两部黄色车恐怕也无法交会。晾衣服的竹竿可以搁到两边的屋檐。

“破街”成了小康路

刘向东

我们走访的王家也是一间破旧的矮平房,门口有一只靠墙晾着的马桶。跨进门槛,头顶就会碰到屋顶似的。小小的屋子居然摆着两张床,还有吃饭桌子和擦起来的小方凳。就连霉迹斑斑的墙壁上也凌乱不堪地挂着几只篮子、衣服和别的什物,墙脚处还泛着绿茸茸的苔藓。主人老王见我们大热天还穿着端端正正的检察制服,立马放下手上的蒲扇,旋开一架油漆斑驳的小台扇,接着又端起一只印有“上钢五厂”字样的白底搪瓷茶缸,为我们倒上酸梅汤。我接过茶缸,出示了我们吴淞区检察院工作证并说明了来意。而他似乎也早有准备,不紧不慢地向我们解释信中所反映的有关情况,并提供

了有关某案件的其他线索。也许老王察觉到我们已汗流浹背,临别时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满脸歉意地说:“实在对不住,屋子又小又热。也不晓得什么时候能住上新房子。”

如今,老王和他的左邻右舍们早已离开了“破街”。他们的盼望也终于成了美丽现实。有一天我兴致勃勃地走访曾经的石皮街,试图能

搜寻些当年的痕迹,但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幅美丽图景。昔日的弹路路成了一条海棠相间樱花浪漫的林荫大道,两侧是整洁安静绿化优美的

居民新村。公用水站和弄堂口成了应有尽有大型超市和与临江公园相连的生态绿地。我不由想起了老王,不知他动迁后是否也住在这里。我向在小区花坛边健身赏花的长者们打听。他们笑嘻嘻地说,石皮街那是老黄历啦!家家都住上了宽敞舒适的新房子,有的人家房子多出来还出租呢。看着他们的笑脸,我肯定老王住得一定比从前宽敞了,日子过得也一定比以前舒畅多了。

是,老黄历永远翻过了。吴淞区和宝山县“撤二建一”的华丽蜕变又为现代化滨江新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泛黄的《工作手册》见证的只是过去,而我们将要书写的,一定是奔向小康社会的新篇章。

风吹满天啸

周天柱

我对台湾风筝情有独钟,常对好友提议,若农历九月初九前后去台湾,千万不要错过去新北、台北等地一睹台式风筝迎风飞舞、多姿多彩的盛况。

放风筝,是我国一项历史悠久的民间娱乐活动,在宝岛也广受人们喜爱。闽南语中有一句“流行语”：“九月九,风吹满天啸”,就是形容重阳节风筝满天飞的热闹景象。秋高气爽,季风渐强,正是放飞风筝的大好时节。宝岛重阳放风筝的习俗,起源相当早。据史料记载,居住在宜兰的平埔人,也就是葛玛兰人,很早就有这样的活动。

台湾风筝源自大陆,更受潍坊、天津风筝的影响。其代表作品主要有:陀螺、龙、鹰、金鱼、桃、海鹰、宫灯、飞虎、方鸣螺、大彩凤等。因盛产蝴蝶、蝴蝶风筝更是千姿百态。

那年9月,经岛内朋友牵线,有幸能采访台湾风筝大师谢金鉴。耄耋谢老耳不聋,眼不花,说话声音洪亮。他自认为能有健康体魄,全由快乐风筝所赐。而能成为风筝达人,则纯属偶然。谢老小时候家境贫寒,少儿贪玩,最大乐趣就是星期天去空旷场地放飞风筝。结婚成家后利用业余时间扎风筝是唯一业余爱好。谢氏风筝与众不同之处是力求飞得更远更高,故材质必须轻巧。他选择以竹子为骨架,比一般常用的铁丝轻盈许多,但也更费功夫。弯骨架得从劈竹子开始,将粗大的竹子一劈成竹签一样细,然后经高温烘烤,才能折弯成所设计的形状。选用的布料要质地轻柔又不易破,台湾绸布最为适宜。出自他手的风筝,坚持全手工制作,连绘图都要一笔笔亲手上色。90高龄最为得意的作品是全台最大的“巨龙风筝”,不需平衡杆,龙头会左右摆动。由于高4米、宽3米,重有6公斤,要5个人协力才能飞起。谢老笑说,这个大型的巨龙风筝,不是只把风筝的尺寸加大就可以,最关键的在于骨架必须如钟摆一样,讲究均匀对称。

如今岛内的风筝流派,传统模式只占三分之一,更多的凝聚升级换代的技术含量。比如一种名叫“蝴蝶打飞机”的组合风筝十分有趣。先将一只大型的飞机风筝升入高空,待它保持稳定后,再放一只蝴蝶状的小风筝,凭借风力的推动,鲜艳的“蝴蝶”沿着绳线扶摇直上,等到触及“飞机”时,只听“啪”的一声响,机灵的“蝴蝶”扑打到“飞机”后,迅即飞回地面,博得一片掌声。

顽皮的风筝除正常放飞之外,彼此缠斗相当精彩。交战时,各种技巧神出鬼没,或截断对方尾巴,或咬断“敌手”风筝线。更为激烈的是,风筝线绑上暗器,打斗骨眼上突施“杀手”,制敌于死命。一般人认为空战大风筝容易获胜,但千万不要瞧不起“小字辈”。小风筝操控自如,进退易行,反而更居优势。与格斗风筝截然迥异的是特技风筝。放风筝者需通力合作、彼此配合,让各自手中的风筝按设计协调飞行,施展令人惊叹的种种特技,而这一切的精彩表演竟全由几根线绳操控。



大山深处有人家

沈洪 摄影

互联网扑面而来的本世纪初,我举全家之财力购买了电脑,背五笔字根,学习打字,成为一个网民。足不出户,QQ聊天,网上购物,方便快捷。论坛撰文,发表观点,眼前呈现纷乱迷离的虚拟世界。言论迭出,抛秀文字,感觉,每一个人都是作家。曾经担心作家群体的失业,如今看来,实属杞人忧天。因为文字的海洋中,真正的作家经过大浪淘沙,反而愈发熠熠生辉,高质量的纸质媒体,依然傲视群雄,卓然挺立。

两年前曾经玩了一段时间抖音。也跟着学习拍摄与模板同款小视频,对口型模仿动作,发给朋友博得一笑。但因为感觉在嚼别人吃剩的馒头,作罢。

最近,申请了头条账号,上传文字作品的同时,学习用剪辑制作小视频,记录生活及旅行趣事,打发一个网民。足不出户,QQ聊天,网上购物,方便快捷。论坛撰文,发表观点,眼前呈现纷乱迷离的虚拟世界。言论迭出,抛秀文字,感觉,每一个人都是作家。曾经担心作家群体的失业,如今看来,实属杞人忧天。因为文字的海洋中,真正的作家经过大浪淘沙,反而愈发熠熠生辉,高质量的纸质媒体,依然傲视群雄,卓然挺立。

两年前曾经玩了一段时间抖音。也跟着学习拍摄与模板同款小视频,对口型模仿动作,发给朋友博得一笑。但因为感觉在嚼别人吃剩的馒头,作罢。

以想象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老太太依然忘不了一件事——喂饭!其时,她自己都已没有了饥饿感,进食与否她都不知道,但每天却要求女儿给老先生装一碗饭,由她自己亲自对着老先生的相片喂饭。有次女儿外出购物回家后,发现她母亲居然把她父亲相片的嘴形部位给挖空了,很认真地一勺一勺地在往她父亲嘴里喂饭。

谁看了,听了,不会唏嘘,不会潸然泪下呢。

日前,听说老太太也走了。这样也好,他们俩可以在天堂里无忧无虑地玩耍,互相逗趣,再也不用担心走失,不用绑绳子了。

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中国现有1000万患者,预计人数还会逐年增加。世界上第一例阿尔茨海默病在一百多年前就被确诊,但至今仍然没有找到真正能完全治愈的有效办法。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而言,记忆是慢慢消失的碎片,我们应该尽量给予患者更多的陪伴与关爱,更多的温柔对待。他们不过是暂时关闭了大脑中的某个小小窗户,不等于就完全丧失感情和记忆的空间。就如同这对老人。

他们确实忘了很多事,但永远不会忘记爱。

应“炎黄文化研究会”一位朋友相邀,去静安区社区活动中心参加“评弹之友”票友活动,着实让我吃惊不小,想不到坊间竟还有这等高水平的评弹沙龙。

参与者都是一些老人,据我观察,他们大多已70岁朝上了(男女都有),但看上去却都精神矍铄,老当益壮,谈锋甚健。这里没有丝毫的忸怩和客套,也没有虚情假意和做作。趁主讲人还未正式开讲,他们一个个自告奋勇上台献艺,且自弹三弦琵琶,指法稳健,唱功老到,虽然中气不如年轻人了,但咬字和运腔却还是很有韵味的。三段开篇分别唱的是:宝玉夜探(“蒋调”)、梅竹(“蒋调”)、梁祝(“严调”),声腔并茂,婉转动听;而且乐器弹拨也好,我禁不住为他们拍手叫好。

那天的活动安排是听一位老先生的“评弹知识讲座:介绍‘夏调’”。这正合我的胃口。现在书坛上唱“夏调”的不多,凌文君先生也早已不在世了,他的“文祥刺马”至今印象深刻(当年在西藏书场和西园书场听)。

记得那天,石一风先生也在下面当听客,看上去一点都不老,还是老样子。我记得他是“先锋评弹团”的,“文革”中到静安区一所学校去当老师(“长征评弹团”的蒋云仙当时在大世界对面的采芝斋当营业员,这都是我亲眼所见)。当年石一风在福佑路“东方书场”说“杨乃武与小白菜”,我去听过好几回。至今还认为他学“严调”是学得最像的。

评弹是很大众化的曲艺表现形式,老少咸宜。陈云同志生前说:评弹要“出人,出书,走正道”。我以为极是。如今评弹演员放下身段走进社区,走近寻常百姓家的做法无疑是值得提倡的。老一辈评词艺术家大多经过刻苦磨练,与台下听客保持着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从中汲取有益的养料,使书艺越来越精,甚至创出自己的“流派”来,这是值得我们发扬光大的。举办“评弹之友”票友活动我以为就是很好的互动,但愿它越办越兴旺,越办越壮大。

弦索叮咚乡音浓

钱渊



边看边聊

活不易,活着艰难,有时候,需要一点儿自嘲精神。正如本老姐的网上追梦,以作灵魂的安顿。

最让我感慨的是,抖音上同城栏目的几个“热搜挂榜人物”,竟然是平时特别老成持重的同事和朋友,但知道脾气秉性,现实中,别说唱歌吼上几嗓子,跳舞扭动腰肢,就是人前台上说个话,都脸红羞涩。若不是目睹其网上的夸张表演,难以想象人家还有如此明快光芒的一面。原来,每个人的身体里,都藏着另外一个自己,一旦释放,就成郭德刚和杨丽萍。

街上见了该同志,远远招呼,并不说破。只心里想,呵呵,演员驾到,佩服佩服!



时尚

高手在民间

李雅芬

播重洋,粉丝无数,据说已成“小富婆”。

认真一瞧,叹为观止。“高手在民间”,你不得不服。广场舞人群的舞蹈,将各种民族舞跳到惊世骇俗,农民把自留地种植采摘的情景,编成段子或者舞蹈,让我目瞪口呆。夫妻档、姐妹档、同学档,双胞胎三胞胎档,全家齐上阵,让人眼花缭乱。下至小学生上至老大妈,身段妖娆表情夸张,出奇制胜。

不由感慨,如果只到网上浏览,以为世界从无痛苦疾病和洪水地震。转念一想,如当年担心人人写字个个发言会将作家淹没,实属没有必要,这就释然。